

阿  
尔  
芒  
丝

*Amance*

外 国 小 说 精 感

Foreign Classic  
Romantic Novels

〔法〕司汤达 著  
李玉民 译

外国情感小说

阿  
尔  
芒  
丝

Foreign Classic  
Romantic Novels

〔法〕司汤达 著

李长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尔芒丝 / (法) 司汤达著 ; 李玉民译.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外国情感小说)

ISBN 978-7-02-013197-6

I. ①阿… II. ①司…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1431 号

出版统筹 全保民

责任编辑 陈 黎

特约策划 李江华

特约编辑 赵海娇

书籍设计 李思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宏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0 千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97-6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 010-65233587

## 司汤达

(1783—1842)

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准确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练的笔法而闻名。他用从外表看去十分冷静的鲜明性和准确性描绘出笔下人物形象炽热的感情，他使杰出的剖析和讽刺才能与潜藏的火热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之一。最有名的作品有《红与黑》(1830)和《巴马修道院》(1839)等。



*Armance*



## 作者序

一位很有才气，但对文学价值不甚明了的女子，求我这卑微的人为这部小说的文笔润色。我并不同意夹在叙述当中的一些政治看法，这是我必须向读者申明的。在不少问题上，可爱的作者和我的想法截然相反，不过，我们都同样憎恶所谓的“影射”。伦敦出了些文笔犀利的小说：《维维安·格雷》《阿尔马克的豪华生活》《玛蒂尔达》，等等，它们都需要“实有其事”。这些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漫画式的作品，讽刺那些依靠出身或财产而偶然爬上引人羡慕的地位的人。

这种“文学”价值，是我们所不取的。自一八一四年以来，作者就没有上过杜伊勒里宫的二楼。她十分高傲，甚至连那些在社交圈子里令人瞩目的人物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过，作者也描写并讥讽了一些工业家和享有特权的人。如果哪个人向在大树梢上叹息的斑鸠打听杜伊勒里花园的情况，它们会说：“这是一片辽阔的绿色平原，阳光十分强烈。”

可是，要是问问我们这些散步者，我们准会回答：“这里十分清幽，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可以在此避暑，特别可以躲避那炎炎的夏日。”

对于同样一事物，每人都根据各自的地位进行判断。“同是可敬的”人，却要沿着不同的道路把我们引向幸福。他们谈论社会现状时，措辞迥然不同。可是，他们都说对方如何可笑。

你们会把各方对对方沙龙所做的刻薄而不真实的描写，归咎为作者的恶作剧吗？你们会要求那些充满激情的人物个个成为明智的哲人，即毫无感情的人吗？正如摄政王<sup>①</sup>说的那样，在一七六〇年，要想博得男女主人的好感，就得举止文雅，谈吐风趣，性格随和，不爱面子。

一个人必须克勤克俭，吃苦耐劳，不抱幻想，才能利用蒸汽机。一七八九年结束的时代与一八一五年开始的时代的差别就在于此。

拿破仑在进军俄罗斯的途中，总是哼着他听波尔托唱的（在《女磨坊主》<sup>②</sup>中的）这两句歌词：

墨水与面粉，



①指奥尔良公爵。法王路易十五，五岁登基，奥尔良公爵从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二三年摄政。

②意大利作曲家帕西罗（1740—1816）所创作的歌剧。

不少出身高贵又有才华的年轻人，可能会反复咏唱这两句。

谈到本世纪，我们“点”恰巧勾勒出这部小说的两个主要特点。书中的讥讽涉嫌的篇幅，也许不过二十页，足见作者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况且本世纪性情忧郁，脾气暴躁，跟它打交道要小心为妙，即使发表的是一本小册子。诚如我对作者讲的，这本小册子和同类最优秀的作品一样，至迟半年后就会被人遗忘。

眼下，我们恳求得到一点公众对喜剧《三街区》<sup>②</sup>的作者表示的那种宽容，剧作者向观众提供一面镜子，假如相貌丑陋的人从这面镜子前经过，这难道能归罪于作者吗？一面镜子又属于哪一方呢？

在这部小说的风格中，读者会发现天真的叙述方式，这一点我不忍改换。我觉得日耳曼式与浪漫式的夸张比什么都乏味。作者说道：“过分讲究典雅，势必导致呆板，令人敬而远之；这种‘矫揉造作的典雅’虽然让人怀着兴致看一页，却会使人看完一章便合上书本，我们则希望读者多看几章，因此，请保留我采用的村野市井的朴实语言。”



①原文为意大利文。司汤达译为“该当磨坊主，还是公证人？”不甚符合原作的风格。

②比卡尔和马泽尔创作的喜剧，一八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才上演。

要知道，我果真认为这是“市井”之风，作者反会大失所望。她这颗心有无限的自尊。拥有这颗心的女子，要是让人知道了姓名，就会觉得自己老了十岁。何况又是这样一种题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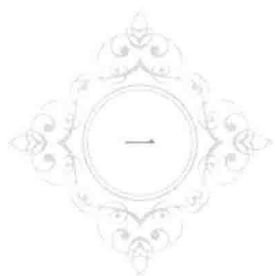
司汤达

一八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于圣-齐高尔<sup>①</sup>



①位于日内瓦湖的东南岸。其实，作者从意大利回国时并未经过这里，这是他常用的搅乱行踪的手法。



歌儿古老而平凡  
……歌词朴实而一般  
搬弄着爱情的纯洁。

《第十二夜》<sup>①</sup>

奥克塔夫刚到二十岁，就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了。他是独生子，父亲德·马利维尔侯爵希望把他留在巴黎。奥克塔夫尊敬父亲，热爱母亲，他一旦确信这是两位老人坚定不移的愿望，便打消了参加炮兵部队的念头。他原来想过几年军旅生活，一有战争就辞职，当上中尉还是上校都无所谓。他身上有些怪癖，这便是一例；由于他的怪癖，凡夫俗子无不讨厌他。



<sup>①</sup>原文为英文，引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第十二夜》的第二幕。

奥克塔夫聪明颖慧，身材颀长，举止高雅，乌黑的大眼睛美妙无双，在上流社会的风流少年中，他本来可算首屈一指，名列前茅，却坏在他那双无限温柔的眼睛，含着忧郁的神情，让人见了无从嫉妒，倒觉得他有些可怜了。他要是谈话的兴致，就可以语出惊人；然而，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仿佛任何事物都引不起他的痛苦与欢乐。他幼年时期体弱多病，身体健壮起来之后，别人看到他只要认为是自己的本分，就毫不犹豫地遵从，而且一贯如此。但是，倘若没有天职的吩咐，他仿佛就没有行动的理由了。在这个青年的心中，也许铭刻着一种特殊的原则，而他在周围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种种事件，却同他的原则格格不入；可能由于这种原因，他把自己未来的生活、他与别人的关系，都描绘成漆黑一团。奥克塔夫的这种极度忧郁，不管起因如何，却表明他有些过早地厌世了。有一天，他舅父德·苏比拉纳骑士当着他的面就说，他的性格令人担心。

奥克塔夫则冷冷地答道：“我生来如此，何必装成另外一种样子呢？您的外甥将永远走在理性的路线上。”

“而且，从不偏里一步，也不偏外一步，”骑士说，他是普罗旺斯<sup>①</sup>人，说起话来特别激烈，“由此我推断出，你不是希伯来人<sup>②</sup>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路济弗尔<sup>③</sup>来到人间，故意



①法国南方地区名，靠地中海。

②古代的犹太人，弥赛亚是他们盼望的救世主。

③《圣经》中魔鬼撒旦的一个称号。

来给我增添烦恼。你是什么鬼东西呀？真叫人无法理解。你是职责的‘化身’啊。”

“我若是永远尽到职责，该有多么幸福啊！”奥克塔夫说，“天主赋予我一个纯洁的灵魂，我多么希望能保持原样奉还给上天啊！”

“奇迹呀奇迹！”骑士高声说，“他这个灵魂，纯洁得都结成冰了，这是一年来我看到他表示的头一个愿望！”骑士讲了这句话，非常得意，就跑出客厅去了。

奥克塔夫深情地看着母亲。儿子的灵魂有没有结成冰，母亲的心里当然清楚。德·马利维尔夫人虽然年近五旬，看上去却依然少相，这不仅是因为她风韵犹存，还因为她思想卓绝超逸，对朋友们的利益，甚至对年轻人的痛苦与欢乐，都寄予深切的同情与关心。他们有什么希望，她就随着希望；他们产生什么担心，她也跟着担心。而且，她这种感情发自内心，极其自然，不久，别人的希望或者担心，仿佛就成了她本人的事情了。后来大家认为，一个女人只要不是假行仁义，到了一定年龄，好像都应该这样待人。自从人们的看法有了这种改变，德·马利维尔夫人的这种性格便丧失了美名。不过，她始终没有沾染上矫揉造作的习气。

一段时间以来，府中的仆役注意到，侯爵夫人经常乘车出门，回府的时候却往往不是一个人。有一名贴身老仆，名叫圣若望，从前曾跟随主人一道流亡国外，他很好奇，想要知道侯爵夫人好几次引进府里来的一个男子到底是谁。圣若

望头一天跟踪，在熙熙攘攘的行人中失去了那个陌生人的踪迹。第二次尝试比较顺利，他跟着那人，看见他走进了慈善医院，他从门房那儿打听到，那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杜克雷尔医生。府中的仆人发现，老夫人把巴黎最著名的医生都陆陆续续引进府来，而且，她几乎总能找个机会，让他们瞧瞧她的儿子。

母亲发觉奥克塔夫有些异常，心里发慌，唯恐他得了肺病。不过，德·马利维尔夫人想，万一不幸让她猜中的话，点出这种可怕病症的名字，只能加速病情的恶化。那些大夫也都是聪明人，只是对德·马利维尔夫人说，她儿子没有什么其他疾病，患的仅仅是一种忧郁症，快快不乐，好发议论，这是像他这样地位的当代青年人的通病。他们提醒德·马利维尔夫人说，她倒是应该多注意一下肺部。这条坏消息在府内传开了，要说传播的途径，主人是防不胜防的。大家都想瞒着德·马利维尔先生，然而，这种病的名称到底传到了他的耳中。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晚年恐怕要过孤寂的生活了。

革命<sup>①</sup>前，德·马利维尔侯爵非常富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流亡国外，直到一八一四年，他才跟随国王重返法国，由于家财已被抄没，他仅仅剩下两三万利弗尔<sup>②</sup>年金。



①一七八九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国王路易十六与王后被处死；贵族财产被抄没，未被处死的贵族纷纷逃往外国。一八一四年，各国联军打败了拿破仑，流亡在英国的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返国就王位，称路易十八。

②法国古币名，后为法郎所代替。

侯爵以为自己已经落到了行乞的地步，他那始终脆弱的头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竭力让奥克塔夫成亲。结婚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门第声望，再就是一直折磨着他的财产问题。两者权衡，老侯爵依然看重门第声望。他在社交场合每逢讲话，从来少不了这几句开场白：

“我可以提供一个显赫的姓氏、一部‘十分可靠’的家谱，它可以追溯到青年路易<sup>①</sup>的十字军时期。据我所知，在巴黎能够昂首而行的阀阅世家，只有十三个。不过，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靠施舍过活，是个穷光蛋。”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世事持这种看法，绝不会产生乐天达观的态度。人到了风烛残年，唯有达观，才能快乐。在奥克塔夫生活的府第中，如果没有老骑士莽莽撞撞的行为，纵然是在圣日耳曼区<sup>②</sup>，这座府第也会以它冷冷清清的气氛而引人注目。德·苏比拉纳是南方人，有点疯疯癫癫，一肚子坏心眼。德·马利维尔夫人一心惦念儿子的身体，什么事情也转移不了她那种担心，连自己身体有危险都不顾。而且，她还借口体格虚弱，需要就医，经常接待两位著名的大夫，想赢得他们的友谊。这两位先生，一个是一派的首领，另一个是两派对立的狂热煽动者，因此见了面就争论不休，殊不知对科学和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兴趣的人，觉得他们的话



①青年路易（1120—1180），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一一三七至一一八〇年在位。一一四八年参加十字军东征，在大马士革战败。

②巴黎大贵族居住区，作者指那里的生活死气沉沉。

题有多么枯燥乏味。德·马利维尔夫人则不然，她头脑灵活，好奇心强，有时候倒听得津津有味。她总是挑起两位医生的话头；不过也多亏有了他们，马利维尔府装饰典雅，但气氛冷清的客厅，才总算时不时地有人高声讲话。

客厅里有两扇大窗户，镶着大块玻璃，而不是小格玻璃，上面挂一幅缀满金黄饰物的绿丝绒窗帘，好像专门用来吸收射进来的全部阳光似的。窗外是一座僻静的花园，一排排黄杨树将园子隔得奇形怪状；园子尽头有一排椴树，每年按时修剪三次，它们静止不动的形象，仿佛把这个家庭的精神生活鲜明地展现出来。年轻子爵的卧室，正好在客厅的楼上，建造时，为了保证下面这间主要客厅的美观，只好削减它的高度，让它勉强保持夹层房间的规模。奥克塔夫极端厌恶这间卧室，可是在父母面前，他却不知夸了多少遍，生怕自己会无意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让人看出他对这个房间，乃至对整个府第有多么厌恶。

他非常留恋综合工科学校的那间小寝室，十分珍视那段生活，就因为那里颇像寺院，给他一种隐居和幽静的感觉。奥克塔夫很早就想隐居避世，将一生献给天主。这个念头吓坏了他的父母，尤其是侯爵，他本来就害怕暮年无人照顾，了解到儿子的这种意图，又添了一层忧虑。奥克塔夫研究了一些作家，好进一步了解宗教的道理；那些作家两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解释人是怎样想的，人要做什么。经过一番研究，奥克塔夫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可是，他父亲的看法依然如

故。看到贵族青年埋头读书，侯爵就惶恐不安，担心他们会堕落，这也是他盼望奥克塔夫尽快结婚的重要原因。

巴黎的暮秋，像春天一样晴朗，大家都出游玩赏。德·马利维尔夫夫人对儿子说：“你应当骑骑马。”奥克塔夫听到这个建议，只怕又要增加开销，总是回答说：“亲爱的母亲，有什么必要呢？我的骑术很好，再说，我也根本没有兴趣。”由于父亲不断抱怨，他真以为家里的财产所余无几，所以很久不肯骑马游玩，其实，家境何尝到了那种地步！德·马利维尔夫夫人吩咐仆人从马厩里牵出一匹英格兰种骏马。府中原来只有两匹诺曼底种马，已经很老，十二年间，一直充当全家的脚力，可是跟这匹充满活力的漂亮的骏马一比，真是相形见绌，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收到这件礼物，奥克塔夫觉得很为难，接连两天，他一再感谢他母亲。但是，到了第三天，他同母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正巧谈起那匹英格兰种马，于是他拉起母亲的手，自己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上面，说道：“我对你的爱非同一般，不便再向你表示感谢了。你儿子在他最爱戴的人面前，一生始终诚实，这次何必言不由衷呢？你不富裕，这匹马价值四千法郎，你不算富裕，对这样一笔开支不会不感到为难。”

德·马利维尔夫夫人随手打开写字台的抽屉，说道：

“这是我的遗嘱，我要把我的钻石首饰全部给你，但附有一个特别条件，就是出售钻石的钱只要没有用完，你就必须有一匹马备用，并且按照我的吩咐，常常骑出去遛遛。我

悄悄卖掉了两颗钻石，好趁我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看到你有一匹好马，心里也高兴高兴。这些首饰，你父亲不准我卖出去，这是他强加给我的一种最大限制，其实，我戴上很不合适。看他那意思，真不知道还抱有什么政治企图，我觉得不怎么现实；而且，他妻子一旦不再拥有这些钻石首饰，他就会倍感家境贫寒、门庭败落了。”

奥克塔夫的额头上，呈现出一副悲哀的神情。他把这张纸放回抽屉，这张纸的名称，意味着一桩多么可怕也许很快就要发生的事件。他又拉住母亲的手，久久不肯放开，而他平时很少这样做。

“这三年来，大家都在跟我们谈论赔偿法案<sup>①</sup>，你父亲的打算同这事有关。”德·马利维尔夫人接着说。

“我衷心希望赔偿法案被否决。”奥克塔夫说道。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希望那项法案被否决呢？”母亲立刻问道，她看见儿子发生了兴趣，并向她表示尊敬与友谊，心里乐滋滋的。

“首先，我觉得它不够完备，也不怎么公正；其次，赔偿法案一实行，我就得结婚。可惜，我生来性情独特，不适于成家立业。我所能做的一切，无非是了解我自己。只有单独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幸福；平时，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离群索居，世上任何人都无权同我讲话。”



①一八二五年，法王查理十世颁布法令，给予革命时期被没收财产的逃亡贵族十亿法郎的补偿。